

# 承故开新：乡村造梦师参与村史活化的路径研究

张秦悦 盛开妍 陈晴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在乡村全面振兴大背景下，在数字媒介浪潮奔涌向前之际，传统的“纸上村史”已难以承载时代的厚度与脉搏。文章从“乡村造梦师”这一乡村建设新兴人才群体出发，探讨他们如何通过资源整合与创新叙事，唤醒沉睡的乡土记忆。核心为乡村造梦师活化村史的“2+N+N”模式——讲好旧史与新史两类乡村故事，拓展视频短剧、沉浸村游和乡土课程等多元叙事形态，构建村、校、企、政多方协同网络，将村史从边缘化的历史记录文本重塑为能够驱动社区认同、产业发展与人才回归的活态文化资本，助力乡村焕发新活力。

**【关键词】**：村史活化；乡村造梦师；乡土文化；数字时代

DOI:10.12417/3041-0630.26.04.082

在《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全面实施与“文艺赋美乡村”行动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村史作为乡土文脉的核心载体，其活化已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赋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面对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剧变与公众文化体验需求的升级，传统村史的静态留存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要求。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记忆，使其成为可感、可参与、可创生的活态资源？以“乡村造梦师”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正以其独特的文化洞察力、技术整合力与社群动员力，为这一时代课题提供创新性的实践答案。

## 1 数字浪潮下村史活化的现实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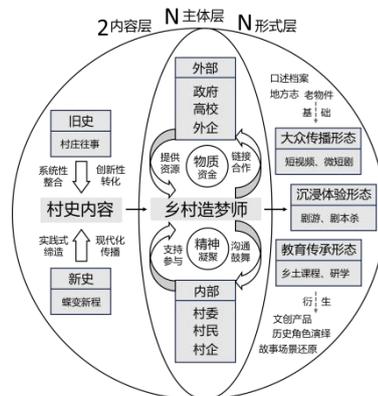
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等文件，明确将实施“乡村记忆工程”、推动村史村志编纂、激活乡土文化资源列为重点任务。村史活化已从地方性文化实践上升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当代价值在政策引领下得以重新彰显。然而，对照国家政策的系统性要求与现实期许，当前村史留存与利用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基于前期文献爬梳与对52个村庄村史的调研，在呈现形态方面，当前村史的保护与传播主要以印刷物为媒介，少数存在口述录音录像，但多媒介呈现村史的方式尚未大规模推行。功能属性方面，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村史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关键词凸显提炼出当前村史的主要功能，即历史记录和社会教化，而文化传播、乡村振兴等功能未被完全开发和利用。

究其根源，在于实践层面尚未完全将村史视为可深度开发、融合创新的综合性资源。传统模式在媒介运用、叙事方式、参与主体及价值挖掘上的局限，使得村史难以有效对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产业路径，也未能充分激发“乡土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乡村达人”<sup>[1]</sup>等内生力量。因此，新时代的村史

活化，亟须在国家政策框架指引下，探索一条跨越单纯记录、迈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这正是“乡村造梦师”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

## 2 乡村造梦师活化村史的“2+N+N”模式

“乡村造梦师”这一概念并非国家政策术语，而是源于地方治理实践的制度创新，从学理层面而言，存在广义与狭义双重意涵。广义概念泛指通过专业化运营推动乡村发展的跨界人才群体，其职能涵盖经济活化、文化复兴、社区治理等多个维度，具有显著的复合型特征；狭义概念特指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通过制度创新确立的专门职业，其内涵在2022年余杭区余杭街道发布的《“禹上稻乡”乡村造梦师招聘公告》中得到界定，即通过资源整合、文化IP开发及社群运营等手段，系统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专业团队。有学者指出，村史活化可遵循“叙事主体确定—原型素材择取—叙事载体升级—叙事形态创新”四步流程予以系统推进<sup>[2]</sup>。在这一过程中，乡村造梦师正逐渐成为推动村史活化的重要力量。基于对浙江省乡村造梦师实践经验的观察与分析，并结合村史活化的四步流程，本文进一步提炼出新时代乡村造梦师活化村史的“2+N+N”模式。



## 2.1 讲好两类乡村故事

公众史学强调，历史不应只是专业学者的垄断领域，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传播与表现<sup>[3]</sup>。这一视角将我们的关注点从静态的史料转向动态的、具有社会能动性的历史生产过程。村史，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场域。在内容上，它聚焦于地方知识与集体记忆，紧扣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编纂方式上，它日益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的特征，由政府牵头、职业历史学家与本地村民共同编修，是公众参与历史创造的重要体现。因此，村史活化不仅是整理过去，更是通过激活公众的历史主体性，来形塑社区当下认同与未来发展的文化行动。基于此，乡村造梦师推动村史活化，其核心任务便是在公众史学理念的指导下，将“自上而下的史料编纂”转化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共创”。具体而言，需要讲好旧史与新史两类乡村故事。

其一，系统整合与创造性转化旧史，实现集体记忆的当代重生。旧村史资源丰富，涵盖红色党史、村貌变迁史、产业发展史、传统技艺、乡贤轶事等多样题材，而这些资源却往往以碎片化、非文本的形态存在，其整合与转化是旧村史活化重生的关键。面对这一挑战，乡村造梦师首先需要系统挖掘旧村史，运用数字技术与专业方法，通过打造数字村志、建设文化礼堂陈列馆等方式，让旧村史文化资源得到更加系统、安全、完整地保存，为文化记忆的传承奠定物质基础。然而，真正的“重生”并非止于保存，更在于文化的活态传承。这意味着必须利用艺术创作、教育传播、数字体验等形式，实现旧史资源的现代化转译，使其转化为村民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活态文化资源，从而在当代语境中持续焕发其认同凝聚力与社会生命力。

其二，缔造与传播新史，赋能乡村蝶变。新村史书写的本质，在于对当下乡村振兴实践进行自觉记录与意义赋予。活化旧史并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本身也可以是书写新村史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乡村造梦师需承担实践引导者和叙事转化者的双重角色。作为实践引导者，他们通过策划特色节庆、推动社区营造、培育乡村产业、引导生态修复等具体实践，直接参与并引导着乡村变革进程，与村民共同创造新史的叙事素材；作为叙事转化者，他们以敏锐的视角观察并记录着乡村风貌变迁、新的奋斗史与新的人物故事，并将其转化为具有传播力的当代叙事，并借助打造乡村IP、新媒体宣传等方式，使这些正在发生的“历史”得以被广泛传播。讲好新村史，不仅意味着将历史书写的焦点回归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与创造，更是在主动建构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乡村未来。新村史的构建过程能够即时强化社区成员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从而极大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与主体意识；同时，这种充满生命力的、关于发展与希望的新叙事，也能够构成吸引外部关注的强大文化磁场，有助

于召唤青年人才返乡，汇聚多元人才参与乡村发展。最终，更多主体的回归与参与，又会催生更丰富的实践与故事，由此推动新村史的书写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 2.2 拓展多重叙事形态

在新媒介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变革。这要求乡村造梦师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地资源整合力与跨界创新实践力，主动介入村史叙事场域，拓展村史叙事形态，推动村史文化在当代语境下完成形式转化与意义再生。更长远地看，这是将静态的村史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活态文化资本，从而有效激活其社会教化与经济赋能的双重效能。具体而言，可重点拓展以下三类叙事形态：

大众传播形态，例如短视频、微短剧等。2024年1月，国家广电总局启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旨在借助短剧热播带动取景地“出圈”，探索“微短剧+文旅”的融合消费新模式。短视频、微短剧是新媒介时代新兴的文艺形态，具有投资小、受众广、传播快、体裁灵活多样等特点<sup>[4]</sup>，不仅能够以视听融合的方式促成村史的创新表达与深度叙事，实现村史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再生，还可以作为乡村文旅宣传的有效工具，促进产业融合和地方经济发展。

沉浸体验形态，例剧游、剧本杀。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将“沉浸式体验空间”列为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重点支持方向，明确鼓励运用互动投影等数字技术，开发角色扮演、场景化体验等新业态，构建“虚实结合”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为乡村打造以村史资源为内核的剧游与剧本杀项目提供了明确导向。在打造沉浸式村游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炼或塑造村史记忆形象、开展NPC角色演绎、复原历史故事场景、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推动传统村志文本转化为动漫、游戏、演艺、影视等多元IP形态，<sup>[5]</sup>从而有效活化村史记忆，构建起“故事有根、场景可触、体验难忘”的乡村文旅新模式。

教育传承形态，例乡土研学课程。村史题材微观具体，且具有地域独特性，易于引发认知兴趣；其内容贴近日常且蕴藏丰富精神资源，能够唤起学生情感共鸣，承担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立足村史打造乡土研学课程，是释放村史资源教育潜能的有效途径。杭州市钱塘区新围村联合杭州高校，基于沙地围垦历史提炼“沙地文化”主题，整合江堤遗址、围垦博物馆等资源，打造沙地研学系列课程《沙海奇遇记》，使学生在了解钱塘江滩涂围垦历史的过程中感受萧山沙地人向潮夺田的精神品质。将静态展陈的村史资源转化为生动的教育实践，不仅促进了村史文化的代际传承，更切实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

### 2.3 构建多方协同网络

村史活化是一项需要社会多方协作的系统性工程。乡村造梦师作为关键枢纽,需要凭借其市场经验、项目方法和一套不同于传统村庄运转逻辑的经营思维,构建一个涵盖企业、高校、村委与村民的多方协同网络。乡村造梦师对外主动链接企业与高校的资源,对内依托村委辅助鼓励村民参与,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实现村史文化资源持续向社会与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

企业与高校能够为村史活化提供经济支撑、人才支持与传播资源,是推动村史走出乡土、实现文化价值转化的重要外部力量。乡村造梦师需积极融合市场逻辑、学术逻辑与地方发展逻辑,探寻企业、高校与乡村发展的利益契合点,进而构建对外合作平台,将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引入村史活化进程,并以村史为节点,延伸产业链、扩大社会影响力、吸引人才回归,最终促成文化价值向经济社会效益的高效转化。以竹园村为例,造梦师对村史进行系统性挖掘,提炼出“竹茶”特色文化;整合村内茶产业与竹林景观资源,借助企业及高校的人才、创意、经济支持,打造具有“竹茶”特色的文化礼堂,推动配套文旅项目开发;再联动外界多方力量加强宣传,不仅靠村史活化提升了竹园村的品牌知名度,也切实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与乡村经济振兴,实现了企业、高校与乡村社区的三方共赢与价值共生。

村委是具有上传下达功能的乡村基层组织,是乡村造梦师动员村民、推动村史活化实际的重要桥梁和协作伙伴。无论是村民口述材料的收集、数字地方志的公开,还是沉浸式文旅项目的开发,村史活化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尊重当地村民的意愿,获得村民的许可与合作;而真正意义上的新村史书写,本质上也是一项需要村民协同共创的集体工程。作为法定村民自治组织,村委深深嵌入地方的人情社会网络之中,掌握着自下而上的社区信任与动员能力。在村史活化过程中,村委能够辅助乡村造梦师争取群众的广泛理解与支持,是确保村史活化实践得以切实落地、稳步推进的关键枢纽。

广大乡村村民的参与是决定村史新时代生命力的关键。唯

有将村史的叙事焦点转向小人物,将叙事权力交给人民群众,村史内容才能切实反映时代特征,其传播方具坚实的社会基础,其价值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在公众史学视域下,村史活化的核心在于将村民从历史“客体”转化为叙事“主体”,实现历史叙事权的下移。为实现这一转化,乡村造梦师需充分发挥村委会上传下达的动员职能,结合自身的管理经验、项目方法,二者相辅相成,有效激发村民参与个体历史叙事的意愿。在新媒介环境下,鼓励村民利用vlog等故事化的形式,发挥个体创造性,讲述个人经历、家族往事,在自主传播中活化乡村历史记忆,推动人人写史、人人入史,力求将所有村民都纳入村史编修实践的人才队伍建设,使其成为新时代村史书写的主力军,筑牢新时代村史活化的群众根基。

### 3 乡村造梦师推动村史活化的借鉴意义

所谓“村史活化”,重在一“活”字,强调让乡村历史跳出地方志、走出博物馆,融入当代乡村发展与公众生活。乡村造梦师等新兴力量主导开展的兼具系统性与创造性的村史活化工作,有利于激发出村史的内在价值:促进社区内部认同感的凝聚与强化,带动基于本土文脉的特色产业发展,形成吸引外部人才尤其是青年返乡入乡的强大文化磁场。

展望未来,要使乡村造梦师活化村史的“2+N+N”模式在更广泛的乡村治理与文化复兴实践中持续发挥作用,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探索。其一,需关注模式在不同区域的可复制性与适应性。我国乡村类型多样,资源禀赋、文化基底、发展阶段各异,因此不能生搬硬套一个模式,而应鼓励各地在把握其活化内核与协同逻辑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创新实践。其二,应加强乡村造梦师等人才队伍的培育与支持体系建设。政府、高校与社会应形成合力,通过设立培训计划、提供实践平台、完善激励政策等方式,壮大乡村建设人才群体。其三,需进一步探索村史活化成果的可持续运营机制。无论是沉浸式文旅项目还是乡土研学课程,其长期运营都需专业的市场运作和社区维护,要避免“一次性”投入后陷入沉寂,确保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文艺赋能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EB/OL].中国政府网,2025-9-2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42290.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42290.htm).
-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EB/OL].中国政府网,2025-01-13.[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1/content\\_6998238.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1/content_6998238.htm).
- [3] 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J].学术月刊,2012,44(03):117-123.
- [4] 聂晶.现实题材网络微短剧的社会价值与传播策略[J].全媒体探索,2024,(10):131-133.
- [5] 李晨晓.村史故事化传播新型模式建构研究[D].烟台大学,2024.